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劉彥呈

就讀系別：職能治療學系四年級

得獎作品：記二二八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新聞，集體記憶必然是臺灣文化底蘊的一環，如果這篇文章身處其中，好像也不錯。

那天早上下著不大不小的雨，大約是在地板上能踏出啪嗒聲響的程度，我打著傘走進二二八紀念公園，公園裡一個人也沒有，陰天和雨水讓樹木的顏色以最真實的樣貌裸露出來，沒有過份眩目的日光渲染，也沒有強風擾亂凝結的寂靜，在這樣的日子裡，公園是一個被隔絕的空間，沈默以清晰可見的樣子在空氣中懸浮，鐵灰的紀念碑和樹木掩蔭後的紀念館在靄霧中被印象派的畫框固定起像是被塗抹過的光影。

我把傘壓低，緩步走過彎曲的小道，撥開空氣，同時小心不讓水花濺起，我並不喜歡下雨天，無論是雨水會從傘骨末端不斷滴下，畫出一道道猶疑的線；還是那彷彿黴菌般，從鞋舌、衣襠、袖口之類各種縫隙中侵蝕而入的濕氣，都令我難受。今日選擇踏進這裡的契機我也說不上來，作為一名醫學院學生經過公園的機會很多，不過我在過去的幾年裡從未真正踏進那鐵柵般的旋轉門，或許公園外圍起的牆令人感受到了幾分和周遭都市的喧鬧截然不同的氣息；或許是打從心底對它千瘡百孔的名稱感到陌生。二二八公園就像是曾經上過的通識課，說到時會想起，但話題離開後也留不下些許痕跡。

關於二二八事件，依稀記得課本上的一些私菸、林江邁、陳誠云云，時至今日，那些內容都如同課本中附上的黑白照片一般褪色而難以辨認，或許我原先也是抱持著增廣見聞的態度前來的，

在意識到這是多麼荒謬之前，恰似一個迷途的孩子依然歡欣的哼著歌。

天空有些陰暗，雙層樓的建築裡流瀉出昏黃的燈光，我把傘留在玄關，順著牆上的指示箭頭走進展示間。這棟二二八紀念館過去是台灣廣播電台，在展示間的一隅還保存著曾經的殘壁，在二二八的導火線發生時，群眾佔領了此處，將事件始末向全台各地播送，那第一聲的禮炮燃起覺醒的星火，它用無比沈鬱的聲響歌頌醒轉的波瀾，讓整個島嶼劇烈的動搖起來，也是這陣動搖，在這塊土地上刻畫出交錯的傷痕，深刻、難以磨滅，卻只是開端。在響徹長空的巨響後，書報將思想化作實體交送到眾人手中，那或是除了血與骨之外最切實的依靠，一手高舉之餘，另一手仍能緊握共有的連結；或是人類最銳利的思想之刃，剗下血肉在潔白的紙上搓揉出吶喊的痕跡，不帶絲毫猶豫。展示櫃中陳列的文物在我腦中不斷組合出片段的話語、影像或是聲響，我這時才驚覺到，踏進此處的那一刻起，這早已遠遠超過複習歷史課本的內容那般單純。

我順著動線走上狹窄潔淨樓梯，一時間，有點猶豫是否該繼續向上，館內的空氣乾燥且溫度適中，但緊握扶手的掌心卻傳來汗水冰冷的滑膩感，拾級而上的過程中，我聽見關節吱呀作響的摩擦聲，宛如緊繃的弦撞擊著顆粒般的空氣，先是迸發令人豎直背脊的不協調音，而後將我的視野切裂，眼前象牙白

的階梯逐漸交錯並失去形體，在那些被切開的傷痕般的縫隙間，我知道，那些空洞從來都在那裡，就如同事物間的連結從最初便不曾存在一般。我稍稍穩住幾乎失去平衡的腳跟，緩慢而沈重地踏上二樓。

二樓所陳設的是許多知識分子、站在最前頭的先鋒者所留下的遺物，不是寥寥數個，而是數以千計的人們曾經犧牲，看著他們生前所穿著的衣物和一旁註記的每一位遺物主人的人生故事，一種對死亡的切實的認識籠罩全身，我不願也不敢想像所有人度過的時間加起來究竟有多少，有那樣的一段時光，當時全台灣的民眾自發性的組織起來，齊聲吶喊，眼球因過度用力而滿佈血絲，乾燥的口腔黏膜已經滲出血來，也依然未曾停歇，吶喊並非為了撼動天聽，而只是嘗試讓那帷幕後的對方聽見而產生些許理解，哪怕一點點也好，然而槍口向來只會向外擊發，而不曾吸納任何事物，人們終於被汨汨鮮血鯁住喉頭，再發不出聲響。驀地，數十年前的沸騰血脈彷彿再次在我的身體中展現它的熱度，但它是如此短暫，短得令人驚慌，前人乾涸的血塊在我的骨與肉間沉積，而後溶解，然後再度凝固，我讓指尖相互輕觸，傳遞出硬實的回饋，我害怕，害怕這一瞬的乍現，又終將隨時間逸散而去，心中不知不覺地只留下泛黃、模糊的二二八事件，被夾在讀完即丟的晚報之間，任其受潮、發霉、蒙灰，某日再度想起時，只成為得以說嘴的話柄之一，語畢又隨手塞進抽屜。由遺物的牆圍繞起的展示廳中央是一面霧化的玻璃，上頭銘記著犧牲者們的姓名，一時間，我只是站在那裡，死命盯著每一個

名字，在心中無數次的反覆雋刻卻徒勞無功，翻滾的血氣襲上腦門，逼得眼淚在眼眶裡打轉，我不過是想記起牆上的每一個字，和靈魂的重量相較起來，這幾千個字甚至無法令磅秤的指針移動半格，我氣自身的無能、氣自己只能駐足於此、氣自己即便全數記誦起來依然不知如何是好，我那在胸前絞緊的雙手甚至無法好好擺在從容的位置。

有些喘不過氣來。

幾乎難以流暢挪動雙腳，我逼迫自己轉身蹣跚踏進插著百合花的純白廊道，從光滑潔淨的白牆中，我望見了白色的我的倒影。光線從窗間撒入，這才注意到外頭雖不算明朗但雨已經停歇，灰色的天空剝奪了廊道的顏色，望著這一片純粹的景象，凌亂的呼吸似乎漸趨和緩，我稍稍闔上眼瞼，瞬間，如電閃雷鳴般，先前看到的一切以負片的顏色投射在整個廊道中，白色走廊化作時間的隧道，一張張面容、一道道聲音混雜在一起向盡頭流轉，我依然叫不出那些熟悉的姓名，然後，我睜開眼，那些畫面迅速暈染消散，彷彿被無瑕的白盡數吸收了一般。我邁出了步伐，向前一步，愈發厚實深沉的腳步聲便一次次在周遭不斷迴響，那些鮮明的記憶也加速渲染如水墨，我未曾再閉上眼，因為我必須見證，倒映出的身體如何再度充盈豐滿的顏色，在走廊尾端回頭望，那純白依然無瑕，我終於理解，歷史並沒有顏色，那些色彩，是屬於人的。再回身時，百合的氣息輕輕拂過臉頰。

踏出紀念館之際，我突然意識到這座曾經的廣播電台這麼多年來依然執行著相同的勤務，那些群情激憤今日依然在這棟建築裡迴盪，當初由此發出的電



波在每一台小收音機中迸裂，一如今日
它傳遞給每一位觀覽者的心神蕩漾，歷
史不是文字，並非用一個側背小包即可
打包帶走，需要用一棟樓來儲藏卻不應
雪藏，而應該用存在來承載，我已經不
覺驚慌，因為這些記憶曾經是我之所以
為我，早已是我存在的一部份，它確實
會褪色，或許未來也將繼續，或許當二
二八僅存一串數字的價值，對這片土地
的認同也將不再，但今時二二八藉由紀
念館，再度，以不同的姿態編入了我的
存在之中，那既是曾經的二二八也是屬
於我的二二八。

二二八未來也將繼續存在，至少在我
消亡的那一刻之前。

公園裡的樹在雨後堆疊出不同於先
前的顏色，一切看起來都清新得多，漸
漸腳步也跟著輕健歡快了起來。